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

言語部六

常談下

推心置腹

後漢書光武帝紀降者更相語曰蕭王——赤——人——中安得不投死乎

反水不

收後悔無及

後漢書光武帝紀諸將議上尊號馬武先進曰天下無主如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

尼為相孫子為將猶恐無能

樂此不為疲

後漢書光武帝紀皇太子

有益————————
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

也
郎官上應列宿

後漢書明帝紀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

——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舍飴弄孫

後漢書明德馬皇后傳吾但當

——不能

復聞政矣 猶去虎口歸慈母

後漢書劉盆子傳明旦大陳兵馬臨洛水今盆子君

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

幸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又謂崇等

曰得毋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

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

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

衆耳今日得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

帝曰卿所謂鐵中錚

錚傭中佼佼者也

可與樂成難與圖始

見鐵中錚錚

傭中佼佼上見一九泥封函谷關

後漢書隗囂傳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强北收西

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按秦舊迹表裹河山元詰
以——為大王東——此萬世一時也 萬世

一時見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後漢書馮異傳赤眉破平
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

終能奮翼龜池可謂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又望蜀後漢書岑

彭傳車駕東歸救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
唐——每一發兵頭鬚為白

差彊人意後漢書吳漢傳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
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

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
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

一敵國矣有志者事竟成後漢書耿弇傳將軍前在南
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

合——也落落難合見明見萬里後漢書竇融傳墨書
既至河西咸驚以為

天子

之外

底裏

後漢書竇融傳自以

孤雛腐鼠

後漢書竇憲傳

憲恃官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

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

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

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

陰博鄧叠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

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為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

人哉國家素憲

如

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

如侑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

久稽天下士

見妄自尊大

後漢書馬援傳謂囂曰子陽井底

窮當益

堅老當益壯

後漢書馬援傳亡命北地遇赦因畱牧畜

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

間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因處田

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

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奴耳乃守錢見開心見

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誠後漢書馬援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

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無所隱

伏聞達多大節畧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

無**萎**腰後漢書馬援傳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

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矍**鑠後漢書馬援傳武威將

但———咋舌又手從族乎

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怒其老未許

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

以示可用帝笑曰———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

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

征五 據鞍顧盼見畫虎不成反類狗後漢書馬援傳初

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襦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李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一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按後漢書孔僖傳又有畫龍不成反為狗之語僖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刻鵠差時事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

不成尚類鶩

見

輕薄

見

切齒

見

寒心

見

律設大法

禮順

人情

後漢書卓茂傳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

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

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

吏吏不取人今吾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

茂曰汝為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

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

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

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

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

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

吾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

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

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貧賤之交不可忘

糟糠之妻不下堂

後漢書宋氏傳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

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適被引見帝今主坐屏風後因謂之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

封曰臣聞

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事不諧矣

見求忠

臣必於孝子之門

後漢書韋彪傳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

事寢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遺於君毛食後是以

書馮衍傳饑者

注臣賢按行集毛

字作無今俗語猶然者或古亦通用

二天

後漢書蘇章傳順帝

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

一天我獨有——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閑
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後漢書梁竦傳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

其不然——作舍道傍三年不成後漢書曹褒傳諺言——

為聚訟互相疑異會禮之家名聚訟見入室操矛後漢書鄭康成

傳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

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

成——吾——吾——後漢書張霸傳——

——以伐我乎——人生一世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

為受賢者固不可測後漢書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序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曰孝

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

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心賤之自

欽定四庫全書——御定子史精華——五

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今
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

往日之

恨相知晚

後漢書第五倫傳倫始召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

喜迺為親屈也

而異之署為吏後褒坐事左轉高

為善最樂

後漢書東平憲王傳

唐令臨去握倫臂訣曰
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
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按蒼腰帶十圍故云

不入虎

穴不得虎子

後漢書班超傳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

海多斬首敵而還固召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
起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
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敵使來狐疑未
知所從故也明者覩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人詐之曰
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人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
侍人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

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敵使到裁
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
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
生從司馬超曰————當今之計獨有因
夜以火攻敵使彼不**狐疑**見**舐犢**後漢書楊彪傳子修
知我多少必大震怖**狐疑**上**舐犢**為曹操所殺操見彪
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殫**
先見之明猶懷老牛————之愛
關西出將關東出相

後漢書虞詡傳諺曰————**槃根錯節**後漢書虞

————**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後漢書虞

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

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

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容容多後福**後漢書左

不遇————何以別利器乎**容容多後福**雄傳臣見

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

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梁上君子**

後漢書陳寔傳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

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者

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今遺絹二匹自是一懸無復竊盜

女門後漢書陳蕃傳鄙諺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後漢

書郭太傅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

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物色後漢書嚴光傳

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今以訪之相助為理後漢書嚴光傳車駕

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雞肋後漢書楊修傳操自

咄于陵不可耶平漢中欲因討劉備

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難肋食

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

人中呂布馬中赤兔

魏志呂布傳注曹瞞傳時

人語曰——有——

識時務者在乎俊傑

蜀志劉先主傳注襄陽記劉備

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

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

孔明龐

士元也 畏蜀如虎

蜀志諸葛亮傳注漢晉春秋亮圍祁山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

——奈天下笑

何宣王病之死 諸葛走生仲達

晉書宣帝紀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

帝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帝者帝以窮寇不之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

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眾帝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

也辛毗以為尚未可知帝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

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疾藜帝使軍士二十人著軟材平底木履前行疾藜悉著履然後馬步俱進追至赤岸乃知亮死審問時百姓為之諺曰

便料生不便

尸居餘氣

音書宣帝紀司馬公形神已離不足慮矣

駕馬

料死故也

戀棧豆

音書宣帝紀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藁月帝於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時景

帝為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帝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上樓引弩將射帝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言於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與範內疎而智不及

能用也

必不

咄嗟便辦

音書石崇傳崇為客作豆粥

絕倒

音書衛玠傳琅

玠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故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

上方不足

下比有餘

晉書張華傳鶴冥巢於蚊睫大鵬彌

杯中蛇

影

晉書樂廣傳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

而疾於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

即角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

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

以客豁然意解沉疴頓愈

禮豈為我設晉書阮籍傳籍嫂嘗歸寧籍相

見與別或譏之籍

未能免俗聊復爾爾

晉書阮咸傳七月七日北阮競

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

將無同

晉書阮瞻

於庭人或怪之答曰

傳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

聞所聞而來見所

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

見而去

晉書嵇康傳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

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
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

會以貂不足狗尾續音書趙王倫傳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

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廝役亦加以爵位
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

紙書音書劉氏傳當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欵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賢於十

部從木屑竹頭音書陶侃傳時造船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舉掌之咸不解所以

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竟達

空函音書殷浩傳後溫將以浩為尚書今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閱者數十

乘興而來興盡而反音書王徽之傳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

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
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徵之曰本

何必見安道

皮裏春秋

晉書褚裒傳裒少有簡貴之
風與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

於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

並驅中原未

知鹿死誰手

晉書石勒載記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
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

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畧邁於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

自三王以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

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

彭競鞭而爭先耳朕遇光武當

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

也朕當在二劉之間

耳軒轅豈所擬乎 奸皮不裏癡骨

晉書慕容超載記
超自以諸父在東

恐為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起見而異
馬勸興拘以爵位名見與語起深自晦匪興大鄙之謂
紹曰諺云——

妄語耳

嗜痂

宋書劉穆之傳邕所致食瘡以為味似鮫魚嘗詣孟靈休

靈休先患灸瘡瘡痂落床上因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
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既去靈
休與何昺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史
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瘡痂常以給膳
按邕穆之子影迹無端宋書謝靈運傳今——假蚤知

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宋書沈攸之傳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諳

憶常歎曰

耕當問奴織當訪婢

宋書沈慶之傳太祖將北

討慶之固諫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
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

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
客食齊書五行志永明中宮內坐起

御食之外皆為世祖以三十六策走是上計齊書王敬

則傳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走
使人上屋望見征兵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

敬則者敬則曰檀公齊書虞悺傳汝父子惟應急走耳
豈有此理齊書虞悺傳

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如風過耳齊書虞陵王子卿傳汝比在都讀學不就

子天下耶年轉成長吾日冀汝美勿不可無一不可有二齊書張

得救使吾失氣祖素奇愛融為太尉時時與融欵接見融傳太

融常笑曰此人見傳朱益州汨龔叙越謨訓捶直切絕交游視黔梁書

首以鷹鷂擬人靈於豺虎請辨其惑一身兩

役

梁書張充傳張充字延符吳郡人父緒齊特進金紫光祿大夫有名前代充少時不持操行好逸遊緒嘗

請

假還吳始入西郭值充出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狗遇

緒

船至便放絙脫鞵拜於水次緒曰———無乃勞

乎

充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而

故

易之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遂修身改

節

學不盈載多所該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

覽

尤明老易能清言

邵

陵王綸傳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啟高祖

曰

城已陷矣高祖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不可臣向者親

格

戰勢不能禁自縊下城僅得至此高祖歎曰———酒令

梁

書王規傳湘東王時為京兆尹與朝士宴某屬規為

規

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

紫

傅昭在坐名下無虛

並

謂為知言

陳

書姚察傳報聘于周江左者

舊

先在闕右者咸相傾慕沛國

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為剖
析皆有證據臻謂所親曰——定——士
劉胡來南

鄧琬傳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以面坳黑似胡故名坳

胡及長單名胡馬出身郡將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

不捷蠻甚畏憚之明帝即位除越騎校

尉蠻畏之小兒啼語云——便止 騙橐駝南史蘭欽傳幼

而果決趨捷過人宋末隨父 夫貴妻榮魏書宗室匡傳

子雲在洛陽恒於市—— 詔曰——於朝

——於室婦女無定升從其夫 賭賽魏書任城王澄傳

三藩既放王封妃名亦宜同等 時詔延四廟之子

下逮元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為列悉序

昭穆為次用家人之禮高祖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

言其志可率賦詩特令澄為七言連韻 耳聞不如目見

與高祖往復——遂至極歡際夜乃罷

魏書崔浩傳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

可共辨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為之辭謂我目不見便

可欺子細魏書源懷傳懷性寬容簡約不好煩碎恒語

也也譬如為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有始

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無終魏書段承根傳承根好學機辯鍾鳴漏盡魏書游明根傳

臣桑榆之年蒙陛下之澤首領獲全待盡私

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

塞舞文弄法北齊書考昭帝紀又以廷尉中丞執美景

良辰北齊書段榮傳孝言雖黷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

止風流招致名士未嘗虛素賦詩奏伎

畢盡歡洽雖草萊之士蘇開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

賞其貧躓者亦時有乞遺世論復以此多之按孝吉段

榮北齊書高昂傳又隨高祖討爾朱兆於韓

子恐不濟事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呼延

榮北齊書高昂傳又隨高祖討爾朱兆於韓

族等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純將漢兒——今當
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雜於意如何昂對曰赦曹所
將部曲練習已久前後戰鬪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
相合勝則爭功退則推罪願自領漢軍不煩更配高祖
然男來女往——北齊書王紘傳紘上言突厥與宇文——

勁勇强弩多潤筆——隋書鄭譯傳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
據要險之地潤筆治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上賜宴

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復爵沛國公
位上柱國上顏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

難興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上令內史令李
德林立作詔書高頴戲謂譯曰筆乾譯答曰出為方岳

杖策言歸不得一錢關節——舊唐書穆宗紀丁丑詔國家
何以——上大笑關節設文學之科本求才實苟容

僥倖則異至公訪聞近日浮薄之徒扇為朋黨謂之——
| 干擾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永言敗俗深用與懷

鄭朗等昨今重試意在精覈藝能不於異常之中固求
深僻題目貴今所試成就以觀學藝淺深孤竹管是祭
天之樂出於周禮正經閱其呈試之文都不知其本事
辭律鄙淺蕪累何多亦令宣示錢徽庶其深自懷愧誠
宜盡棄以警將來但以四海無虞人心方恭用弘寬假
式示殊恩孔溫業趙存約竇洵直所試森通予及第盧
公亮等十一人可落下自今後禮部舉人宜准開元二
十五年敕及第人所試雜文并策送中書門下詳覆

作開

舊唐書武宗紀時有織人告中尉仇士良言宰相
作赦書欲減削禁軍衣糧馬草料士良怒曰必若

有此軍人須至樓前——宰相李德裕等知請開延英
訴其事帝曰奸人之詞也召兩軍中尉論之曰赦書出
自朕意不由宰相況未施行公

對手

舊唐書宣宗紀日
本國王子入朝貢

等安得此言士良惶恐謝之

方物王子善基帝令待

好消息惡消息

舊唐書崔元暉
傳其母盧氏嘗

詔顏師言與之——

誠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若聞貨貨充足衣馬輕肥此——吾嘗重此言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孟母不受魚鮮之饋蓋為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覆地孔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持宜修身潔己勿累末耐何唐吾此意也元暉遵奉母氏教誡以清謹見稱

承天皇帝侯傳帝感偏語賜侯死俄悔悟明年廣平王收二京使李泌獻捷泌與帝雅素從容語侯事帝改容曰侯於艱難時實自有力為細人間閱欲害其兄我計社稷割愛而為之所泌曰爾時臣在河西知其詳廣平於兄弟篤睦至今言建寧則嗚咽不自已陛下

此言得之讓口耳帝泣下曰事已爾——

可人書

溫造傳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書幣招禮造欣然曰也往從之止寒莫若重裘止謗

莫若自修

唐書魏謨傳李孝本宗室子坐李訓事誅死其二女没入宮謨上言陛下即位不悅聲色

於今十年未始採擇數月以來稍意聲伎教坊閱選百十未已莊宅收市疊疊有聞今又取孝本女內之後宮宗姓不育寵幸為累傷治道之本速塵穢之嫌諺曰

一旦之玩好帝

惟陛下崇千載之盛德去

即出孝本女

貧不學儉富不學奢

唐書馬周傳里語曰

自然也唾面自乾

唐書婁師德傳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潔之乃已

師德曰未也潔之是

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

唐書陸象先傳累徙

蒲州刺史兼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誠違之大吏白爭以為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即

必責者當以汝為始大吏慙而退嘗曰——芒刺在

背唐書崔日用傳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曳白

唐書苗晉卿傳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科以張奭為第一奭御史中丞倚之子倚新得

幸於帝晉卿欲附之奭本無學故議者罵然不平安祿山因間言之帝為御花萼樓覆寶中裁十一二奭持紙

終日筆不下清流唐書裴樞傳哀帝嗣位柳璨方用事人謂之——全忠以牙將張廷範為太常卿樞以

為廷範勲臣自宜任方鎮何用為卿恐非王意持不下全忠怒謂賓佐曰吾常器樞不浮薄今乃爾璨聞即罷

樞政事拜左僕射俄貶登州刺史又貶瀧州司戶參軍至滑州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於河年六十五初

全忠佐史李振曰此等自謂——宜白著唐書劉晏傳投諸河永為濁流全忠笑而許之初州縣取富

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

方清許欽等亂江

淮十餘年乃定 炙手可熱

唐書崔鉉傳鉉所善者鄭曾楊紹復段瓌薛蒙頗參

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

得命通魯紹瓌蒙帝間之題於宸

欲笑殺天下人

唐書鄭祭

傳祭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

體至是省史走其家上謁祭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

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

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 笑者不可測 唐書魚朝恩傳會

立朝侃然無復故態 釋菜執易升坐百

官咸在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 眼孔大

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 也

安祿山傳帝為祿山起第京師以中人督役戒曰善為

部署祿山 母令笑我為瑣戶交疏臺觀池沼華

部

部

部

借帶幕率緹繡金銀為筭筐爪籬大抵服御雖乘輿不能過帝登勤政樓幄坐之左張金雞大幃前置特榻詔祿山坐審其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五代史死節傳王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

俚語謂人曰

其於忠義蓋天性也

小樓羅

宋史張思均傳思均起行伍征討稍

有功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自是人目為

馬矯枉過直

越絕書子之復仇臣之討

賊至誠感天

生事

董仲舒春秋繁露無危而擅

一

節動而百枝搖

桓寬鹽鐵論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淨色淫之相連

樹欲靜風不定子欲養親不待

劉向說苑孔子行遊中路聞哭

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

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乎——吾——往而不來

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為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
三臧三耳
孔叢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於平原君所辨
理至於——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折

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以為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為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充口**焦氏易林飲食**東行西走**焦氏易林——必受誑——安和無咎——喪其犬馬

南求驛驢
失車林下

渴不可言

焦氏易林龍馬上山絕無

廢物

吳越

春秋不能報

若有神助

王充論衡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

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為獨成貧賤反此

手中

無錢

王充論衡————之市使貨主問曰錢何在對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夫胸中不學猶手中無錢

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信嚮之奈何也

楊溝

三輔黃圖長安御溝謂之謂植楊於其上也

寧

逢惡賓無逢故人

葛洪西京雜記公孫宏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宏食以脫粟飯

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
之宏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宏內服貂蟬外衣麻桌內廚
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
疑其矯焉宏歎曰————

巢居知風穴

處識雨

劉晝新論天將風也織塵不動而鴉自鳴且雨也寸陰未布而蟻蚓移矣

風雨方至

而鳥蟲應之方底圓蓋

顏氏家訓姊妹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

厚之思猶一一而

落索

顏氏家訓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之怨生

馬虐婦則姊妹之

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母實為之至有諺云一一阿姑食此其相報也家

之常弊可不戒哉

不鯽溜

宋祁筆記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尚數百種故謂就為鯽溜凡

人不慧者即曰一一

謂團曰突樂謂精曰鯽今謂孔

曰窟籠不可勝舉而唐盧仝詩云不鯽溜鈍漢國朝林

逋詩云團樂空遠百千回是不曉俚

突樂

見鯽今見窟

人反語逋雖變突為團亦其謬也

籠

見上

一肚皮不合時宜

費哀梁溪漫志東坡退朝食罷捫腹徐行謂侍兒曰是中有何

物一婢遠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為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以為未當至朝雲乃曰學士

捧腹笑冬烘葉夢得避暑錄話唐人言冬烘錯認顏標是

魯公之言人以為戲乾星照濕土姚寬西溪叢語諺云

舊包彈杜撰王楙野客叢書對一為甚的包拯

言事無瑕疵者曰包彈杜撰為詩多不合律故牛食如

澆羊食如燒王遠益海集牛共羊居丑未之位牛色蒼

死則殼蘇羊色白雖有雜色而白多近於秋陰之殺氣

故聞死則不懼凡草木經牛噉之餘必重茂經羊噉之餘必悴槁諺有之曰跨竈海客日談馬

兩空處名竈門馬之良者後蹄印地之跡反在前蹄印地之前故名——言後步趨過前步也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吳紹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一

言語部七

詆諧上

雜錄

惡乎存

晏子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
蓋北方辨于辭習于禮者也命僕者曰客

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
子蹇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蹇然又曰天子請見
晏子蹇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于吳王之所
以不敏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然後
吳王曰夫差請見禮使狗國者從狗門入晏子晏子使楚
見之以諸侯之禮

為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
 一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
 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子
 何為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
 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之水土使民善盜

晏子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
 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為者也

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
 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
 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
 長于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一耶
 毆尹文子莊里丈人字長子曰一少子曰一盜出行其
 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
 遽而聲不轉但言毆
 毆吏因毆之幾殪
 杞人憂天地
 一崩墜身亡所寄廢

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七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

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

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七處七塊若踏步蹠踏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

然大喜曉之者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以列子子與曰子亦舍然大喜

皆條也設令竊鈇視其行步也顏色竊鈇也

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相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

者不見人徒見金列子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遠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

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散人惡知散木柰何對曰取金之時

莊子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橈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于文木耶夫粗梨橘柚果窳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日鑿一竅七日其相物也而幾死之

而渾沌死

莊子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

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莊子今取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悛

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虎食外病攻內莊子開之曰聞之夫

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田開之曰魯有嬰兒之色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

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

其一殺養其外而其一其為彘謀莊子祝宗人元端

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為彘謀以臨牢筮說彘曰

女奚惡死吾將三月滕女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女肩尻乎雕俎之上則女為之乎曰不如食以糟

糠而錯之牢筮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于豚楯之上聚俸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去之自為謀則

取之所異載以車馬樂鷄以鐘鼓莊子今休歎啟寡

至人之德譬之若也彼又安能無驚乎哉暖姝濡需卷婁莊子

則者有者有者有者所謂暖姝者崇一先生之言

物也是以謂暖姝者濡需者豕豨是也擇疏鬣自以

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

域進此以域退此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羊肉不

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

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手童土之地年齒豕蝨見蟻

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息所謂卷婁者也豕蝨見蟻

慕羊肉

見羶行

見大儒臚傳

莊子儒以詩禮發冢何

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含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顛儒以

金椎控其頤徐別呂鉅莊子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其頰無傷口中珠

軌如而夫者一命而一再命而于車上僂見名諸父

見死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

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客獻不

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三虱相訟一虱過之曰訟

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

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於是乃聚噉其母而食之穢靡

弗殺飲鼈潁水以為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浴

矢

韓非子燕人李季好速出其妻私有通于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

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

柰何曰取五姓之矢浴掩耳毀鐘也百姓有得鐘者欲

季曰諾乃以之掩耳毀鐘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況然有音恐人聞

之而奪已也遽掩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已自聞之悖矣狴犴使人多禮揚子劔客論曰劔可以愛將使鼈長

而後食之

國語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蓋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

祭養尸饗養上賓鼈于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

辭而復之搏之不得揚君之恥國語平公射鴝不死使

矣田食玉炊桂因鬼見帝

戰國策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

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速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于玉薪貴于桂謁

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一一鳥不為

鳥鵲不為鵲

戰國策史疾為韓使楚楚王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圍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

曰正亦可為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圍盜乎曰可曰以正圍盜柰何頃間有鵲止于屋上者曰請問

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謂之鳥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

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名母戰國策宋人有學者此一一一一一一也

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

過堯舜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也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

所不行也願子之沐猴而冠史記項羽紀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文以懷思

且以名母為後也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一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視

舌在不史記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醢之其妻曰嘻子母讀

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吾人固未易知

知人亦未易史記范雎傳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

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

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

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
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
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
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
所持者狹所欲者奢史記滑稽傳威王八年楚大發兵
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
齋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
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
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祝曰甌
甌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一
白而一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
萬革車千乘楚聞齋以薑棗薦以木蘭史記滑稽傳優
孟者故楚之樂
之夜引兵而去
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
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麋脯馬病

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

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

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槨楓楸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墻老弱負土齊趙

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

此乎為之柰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壘竈為槨銅歷為棺

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

語史記滑稽傳楚相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語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

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達有所之即

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

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

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

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

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雖之地貧困負薪以自

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

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

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

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

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

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

戶以奉其祀汝雖長幸雨立我雖短幸休居史記滑稽

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

天雨陞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

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曰諾

優旃曰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也寇從東方來令

麋鹿觸之

史記滑稽傳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

足矣始皇以故輟止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史記滑稽傳二

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

欲就之易為漆耳願難為蔭上履下似人足史記滑稽傳東郭先

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

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者乎也河伯留客久史記滑稽傳其履一處乃一者乎

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
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
歲賦斂百姓取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
伯取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
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
穀衣間居齊戒為治齊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
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
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
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
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俗語曰即不為
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
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
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
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其巫
老女子也巳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繪單衣立
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

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媪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

卒共抱大巫媪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媪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

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媪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

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媪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

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

掾起矣狀一一之一若皆罷去歸矣鄰吏聲整整聲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

尻益高漢書東方朔傳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暴朔笑之曰吐口無毛舍人

憲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乃與為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

毛者狗實也聲警警者為捕穀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
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

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掇亞标叫牙何謂也朔曰令
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

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如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标
叫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鍵出莫

能窮歸遺細君又何仁也
官漢書東方朔傳伏日詔賜從
獨

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
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

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
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壺何壯也割之不

多又何廉也
兼此數子
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廷

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
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

之倫皆辨知閔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雷齒牙樹朕骸吐唇吻摧項頤結股腳連臄

尻遺蛇其迹行步偶旅臣朔雖不肖尚元尚白漢書揚雄傳時

雄方草太元有呂自守泊如也或嘲爰清靜作符命漢書

揚雄傳雄校書天祿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

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

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雄解嘲之言譏之也覆醬瓿者載酒肴從遊學而鉅

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元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元何

吾恐後人用狗曲漢書儒林傳王式東平新桃人詔除下為博士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

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為魯詩宗
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

聞之于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諸君為主
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

曰何一也式蝗豈鳳凰食漢書酷吏傳黃霸在潁川
恥之陽醉過墜

蒙豐年鳳凰下上賢馬下詔稱揚其行如金爵之賞延

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

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陳驚座漢書游俠

還見延年延年曰此一一一一耶陳驚座傳陳遵字

孟公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入門曰陳孟公天

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一一云

帝除書漢書王莽傳是時爭為符命封侯其巨毋霸漢

不為者相戲曰獨無一一一一乎

書

王莽傳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欲奮
擊邊庭自謂一一一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

濱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呂大車四馬建虎旗
載霸詣闕霸卧則枕鼓以鐵箸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
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
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呂視百蠻
鎮安天下博意欲風莽注晉 勿為盜賊自致亭長 後漢
灼曰諷言毋得篡盜而霸

武傳帝後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
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
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
為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
盜賊帝笑曰且 斯可矣武為人嗜
酒濶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
忌帝故縱之 遨遊二帝間 後漢書馬援傳援至引見於
以為笑樂 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

世非獨君擇臣也 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曰當今之
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

善臣前至蜀迷陸戟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
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

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良怖
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

急者可牀下伏後漢書馬援傳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
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

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敵何敢復犯我
曉狄道長歸守寺舍後漢書馬廖傳城中

服高髻一尺廣眉半額大袖匹帛後漢書馬廖傳城中
好四方高

城中好四方且一城中好我獨詐善後漢書
張湛傳

人或謂湛偽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此縑出自機杼後
也人皆詐惡不亦可乎

書王丹傳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
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贈助甚豐

丹乃懷綠一匹陳之于主人前曰如丹——
尊聞而有慚色自以知名欲結交于丹丹拒而不許

遼東家

後漢書朱浮傳往時——有——生子白頭異而
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

之功論于朝廷則為遼東豕卿前在郡食鴈美乎後漢
也按此朱浮移書責彭寵語

符傳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

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臥不迎既入而問

銅臭

後漢書崔寔傳寔從兄烈有盛名歷位
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

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
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熲樊陵

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
時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

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程夫人
于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

妹耶烈于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
吾居三公于議者何如鈞曰夫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
論者不謂不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
豈聞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烈怒舉杖擊之

仲尼撻顏回

後漢書吳祐傳注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
襄剛縣人也年二十二為督郵曾以職事

見詰府君欲撻之宏曰今鄙郡遭明府咸以為仲尼之
君國小人少以宏為顏回

君異其對即日教署寒蟬後漢書杜密傳後密去官還
主簿也注宏戴宏

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
昱謂密曰劉季林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

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
隱情惜已自同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

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
賞刑得中令問揚休不亦萬分之一乎
呂今度之想當

然耳

後漢書孔融傳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父子多見

武王伐紂以妲己

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對曰

蕭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楛矢

生世不諧作太常妻

後漢書周

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

澤傳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頗失

宰相之望數月復為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

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曰妻干犯齋禁

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為之語曰

九日齋注漢官儀此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作奏雖工

宜去葛龔後漢書葛龔傳注龔善為文奏或有請龔奏

因并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為之語買菜乎求益也

曰後漢

書嚴光傳注皇甫謐高士傳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
光不起於床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
癡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近鼎足不癡也光曰
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
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
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
按霸侯霸

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

後漢書邊韶

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呂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
辯曾晝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
經笥但欲眠思往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
而可嘲出何典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見大兒
記嘲者大慚

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後漢書稱衡傳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

碌碌不足數也。適可作尉。魏志武帝紀注四體書勢序

曰為尚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及公為王召建公到。與歡飲。謂建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曰：「昔舉大王

時，王大笑。」**執虎子**。魏志蘇則傳注魏畧舊儀侍中親

郡吉茂者是時。任甫歷縣令，遷為冗散。茂見則，嘲之曰：「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吾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

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見上**召優說肥瘦**。魏志王衛

吳質別傳：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銖性瘦。一使

耶**中聖人**。魏志徐邈傳：魏國初建為尚書郎時，科禁酒

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
十四

耳竟坐得免刑乞兒乘小車魏志鄧艾傳注世語州泰權為新城太守宣王為泰會使尚書鍾繇

調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權麾蓋守兵馬郡一

一何駸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

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死諸葛走生仲達蜀志諸葛亮

又何遲也衆賓咸悅

秋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馬姜維令

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于是儀

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為之諺曰

一或一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

料死如瓠壺蜀志張裔傳張府君一君馬何駸蜀志楊

也外難澤而內實麤

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

時洪亦尚在蜀郡注益部耆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祗次

洪生嘲祗曰祗曰故吏馬不潞涿君蜀志周

敢駸但明府未著鞭耳衆傳之以為笑

先主與劉璋會涪時張裕為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
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時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

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涿長
遷為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涿則失涿

欲署涿則失涿乃署曰——橫目苟身蟲入其腹吳志薛綜

傳西使張奉于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
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

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于是衆坐喜

笑而奉使人牽驢題曰諸葛子瑜吳志諸葛恪傳恪父

會羣臣——入長檢其面——似驢孫權大

笑乃以軍旅在後酒食在先吳志諸葛恪傳孫權命恪

驢賜恪行酒至張昭前先有酒

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

告老也今一之事將軍一之事將卒無辭遂為盡爵試使輔吳

復求鸚鵡父吳志諸葛恪傳注江表傳曾有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

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

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

昭不能答坐中皆微笑**君非折簡之客**晉書宣帝紀三

詐言吳人塞滁水請發兵以討之帝潛知其計不聽夏

四月帝自帥中軍汎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凌計無所

出乃迎於武邱面縛水次曰凌若有罪公當折簡啖大

召凌何苦自來耶帝曰以凌若有一罪公當折簡啖大

鸚為尚書梁孝王彤傳彤嘗大會謂參軍王銓曰我從兄

鸚為尚書令不能一一啖大鸚故難銓曰公在此獨

嚼尚難矣卿輩意亦復易敗晉書王戎傳戎每與籍為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

來敗人意戎笑曰耳目光乃在牛背上晉書王衍傳嘗因宴集為族人

所怒舉標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

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我一

矣一蝨處禪中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

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

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一之一逃乎深縫匿乎壞

絮自以為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襦自以

為得繩墨也然炎邱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于禪中而

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雞肋不足以安尊拳晉書劉伶傳嘗

何異夫蝨之處禪中乎

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猶不廢我嘯歌

徐曰一其一人一笑一而一止一

飲定曰車全書

晉書謝鯤傳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

然長嘯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簸之揚之糠粃在前

晉書孫綽傳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

書

劉柳傳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

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

奴價倍婢

晉書祖納傳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

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為從事中郎有戲之曰

假有神錐必有神槌

晉書祖納傳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因之因曰君汝穎之士

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推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

無以對短轅犢車長柄塵尾晉書王導傳初曹氏性妬

處衆妾曹氏知將往馬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

之以所執塵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

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謀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

唯有一共遊洛中何曾一元規塵汚人一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

聞有蔡充兒也一流擁強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起相

舉扇自蔽徐曰一與有瓜葛一晉書王悅傳導嘗共悅奕棋爭道導笑曰蘇

武節似不如是一朝廷峻平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

笑曰一導有慚色一入幕之賓一晉書都超傳温懷不軌欲

立霸王之基超為之謀謝

安與王坦之嘗詣溫論事溫令超帳中卧聽之風刻畫
動帳開安笑曰郝生可謂一矣按溫桓溫刻畫

無鹽唐突西施

晉書周顛傳庾亮嘗謂顛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顛曰何乃

也阿奴火攻固出下策

晉書周顛傳顛性寬裕而友愛過人第嵩嘗因酒瞋目謂顛曰

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顛神色
無忤徐曰一一一一一一耳王導甚重之嘗枕顛

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
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

然足容卿輩數百人

見上莫近禁嚮晉書謝混傳初孝武

謂王珣曰主婿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
元子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

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矣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
一一一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耗以為珍

膳項上一嚮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
敢食于是呼為禁嚮故珣因以為戲
滓穢太清晉書謝朗

傳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為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
嘗因侍坐于是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為佳重率爾曰意

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
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邪令巢許遇稷契當

無此言晉書王羲之傳劉惔為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

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時羲之在馬曹晉書

王徽之傳性卓犖不羈為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
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

曰似是一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
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冲行值暴雨徽之因

下馬排入車中謂曰豈得獨擅一車見未若諸庾翼翼
公豈得獨擅一車

晉書孫盛傳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

韓盧後

晉書張天

故得重呼奴父也按放盛子安國盛字

錫傳時苻堅彊盛每攻之兵無寧歲天錫甚懼乃立壇

刑牲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苒等遙與晉三公

盟誓獻書大司馬桓溫尅六年夏誓同大舉遣從事中

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溫甚

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彛嘲之彛謂博曰君是

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

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耶博曰明公脫短尾為刁見太

未之思短尾者則為刁也一坐推數焉

儒晉書范宣傳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

為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

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

曰君博學通綜何以

此太逼人

晉書顧愷之傳桓元時與愷之

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燎元
曰白布纏根樹旒旒仲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復作危

語元曰矛頭浙朱劔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
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臨深池仲堪眇目驚曰

罷了語危語上見何至作老婢聲晉書顧愷之傳愷之

稱譽以為戲弄又為吟咏自謂得先賢風吳中高士求

制或請其作洛生詠答曰

死不得晉書謝敷傳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

而數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充隱晉書桓玄傳玄以

士而已世獨無乃微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為著作并厭

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為

卿老拳飽孤毒手晉書石勒載紀勒令武鄉耆舊赴襄

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

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地迭相毆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

崇信於天下寧誓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詭引陽臂笑曰孤往日一卿亦一因賜甲第

一區拜參卿目晚晚正耐溺中晉書石季龍載記太子軍都尉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

曰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拜賊而卿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一

國士晉書慕容暉載記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

真答曰卿昨為賊朝是國士吾一人面狗心狗面人

心晉書符朗載記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凌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

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郎為誰非

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宋書劉穆

王歆之嘗為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竝

生邕性嗜酒謂歆之曰卿昔嘗見臣今不能見斟一杯

酒乎歆之因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按邕穆之孫作謝

宣明面宋書劉穆之傳孝建三年除輔國將軍益州刺史

三世叛兵一旦居荊州青油幕下江陵與顏竣書曰朱修之

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

得錢會戲何用祿為宋書王氏傳素性褊隘人忤意者

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之求縣辭訴頗切此人嘗以蒲

戲得罪焉詰之曰君輒面加責辱少時嘗檮蒲公城子

城子野何不審公城子野何在見上那得此副急淚

在蓬默然劉懷

慎傳德願性粗率為世祖所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

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為

豫州刺史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

問志卿一一一一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太初

時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為諧謔上亦愛狎之

之時誰黃其閣宋書張暢傳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

偃因醉曰張暢信奇才也與義宣作賊

而卒無咎苟非奇才安能致此暢曰一一一一

帝曰何事相苦初尚之為元凶司空及義師至新林

門人皆逃尚之父子共宋書王淮之傳宋臺

洗黃閣故暢以此譏之世載雄狐建御史中丞為僚友

所憚淮之父納之祖臨之曾祖彪之至淮之四世居此

職淮之嘗作五言范泰嘲之曰卿唯解彈事耳淮之正

色答猶羞卿格佞宋書鄭鮮之傳高祖少事戎旅不經

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言論

人皆依違之不敢難也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要須高祖辭窮理屈然後置之高祖或有時慚惡變色動容

既而謂人曰吾本無術學言義尤淺比時言論諸賢多見寬容唯鄭不爾獨能盡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時人謂

為一妳母宋書何承天傳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並名家年少穎川荀伯

子嘲之常呼為一承天云卿鳳凰將九子見今日何當云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邪

不著鹿皮冠宋書何尚之傳尚之在家常着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

廷戲之曰一染鬢髮媚側室宋書謝靈運傳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

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一一欲以一一

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竝為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

流行義慶大怒白太祖除為廣軍人慣噉麤食宋書宗

州所統曾城令按長瑜何長瑜愨傳孝

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

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愨至設以菜菹粟飴謂

容曰宗————愨致飽而去至是業為

愨長史帶梁郡愨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為嫌 伸卿眉

頭宋書王元謨傳民間訛言元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

元景弟僧景為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南陽順

陽上庸新城諸郡竝發兵討元謨元謨令內外晏然以

解眾惑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

公撫慰之又答曰梁山風塵初不介意君臣之際過足

相保聊復為笑————元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

元謨眉頭未曾伸老慳老儉宋書王元謨傳孝武狎侮

故帝以此戲之 羣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

多鬚者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齧劉秀之儉吝呼

為——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

所賜與欲其瞻謝傾路以為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叔獻像送其家廳事柳元景坦護之竝北人而元

稱獨受四方書疏亦如之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

宋書沈慶之傳蕭斌以前驅敗績欲死固礪礪慶之曰夫深入寇境規求所欲退敗如此何可久住今青冀虛

弱而坐守窮城若邊衆東顧青東非國家有也礪礪孤絕復作朱修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許退諸將竝謂宜

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閫外之事將所得專詔從速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空議何施斌

及坐者竝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不足勞少壯故聲曰

使僕來宋書沈慶之傳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後以慶之為使持節都督南兗徐兗三州諸軍事車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率衆討之至歐陽誕遣客慶之宗人沈道愨齋書說慶之餉以玉鏤刀

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設登樓謂之曰
沈君白首之年何為來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

草翁風必舅宋書王景文傳長子絢年七歲
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

尚之戲之曰耶耶乎文哉絢即答曰
敏慧見知及長篤志好學官至秘書丞按偃尚之子絢

舅也應曰草翁風必一作偃刻華林閣勲齊書張敬
本之譌又景文名彧或郁同音也兒傳詔加

敬兒開府儀同三司將拜謂其妓妾曰我拜後應關黃
閻因口自為鼓聲既拜王敬則戲之呼為褚淵敬兒曰

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莫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

齊書垣榮祖傳除榮祖冗從僕射遣還徐州說刺史薛
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

民所見非計中也安都曰天命有在今京師無百里
地且我不欲負孝武王

儉三公

齊書虞玩之傳時人呼

司驢

齊書謝超宗傳以失儀出為南郡王

中軍司馬超宗怨望謂人曰我今日政應為

司所奏以怨望免官禁錮十年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

王僧虔問道壞墜水僕射王儉嘗牛驚跳下車超宗撫

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前後言訥稍布朝野

落水三公墜車僕射上見羞面見人扇鄣何益

淵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

寒如汝人才皆已令僕

齊書劉祥傳王奐為僕射祥與

驅驢祥曰驢汝好為之書廚

齊書陸澄傳當世稱為碩

棋宋書竟不成王儉都自非是

尚書何戡善往詣戡誤

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陸
非是既造席視澄曰乃去其為異如此

處無屋舟居非水齊書張融傳世祖問融住在何處融
答曰臣

以問融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但恨今日刑于寡
居止權牽小船于岸上住上大笑

妻齊書謝朓傳朓初告王敬則敬則女為朓妻常懷刀
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為吏部郎沈昭畧謂朓曰卿

人地之美無忝此職還東掘顧榮冢齊書丘靈鞠傳永
明二年領驍騎將

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顧榮忽引諸僮渡妨我
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

輩塗轍死王令文章大進何如我未進時齊書丘靈鞠
有餘罪

酒臧否人物在沈洲座見王儉詩洲曰宋世文名甚盛
靈鞠曰此言達儉靈鞠宋世文名甚盛

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治家業
王儉謂人曰邱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
不賴舅氏遑邱

外家

齊書何求傳求弟點性率到好狎人物建元中褚
淵王儉為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曰淵

既世族儉亦國華

以卿為騎兵

梁書任昉傳始高祖
與昉遇竟陵王西邸

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高祖曰
我若登三事當————謂高祖善騎也至是故引

昉符昔

千秋萬歲誰傳此者

梁書南平王偉傳時世祖
居藩頗事聲譽勤心著述

言焉

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人曰下官歷觀世人多有
不好歡樂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

——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

時謂簾為夏

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按恭偉子

侯妓衣

梁書夏侯亶傳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
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竝無被

服姿容每有容常隔簾奏也何敬容殘客梁書張纘傳初

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衆造寺梁

何敬容傳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世奉佛法竝

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為伽藍趨勢者因助財造

構敬容竝不拒故此寺堂宇校飾頗門外不見卿馬跡

為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為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

梁書徐文盛傳時任約被擒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

汝何不早降令我至此約曰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

遽得降文為履謎梁書孫謙傳謙從子廉便僻巧宦廣

盛無以答為履謎梁書孫謙傳謙從子廉便僻巧宦廣

記爽常有求不稱意乃持此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

躅面不知瞋齧齒作數步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

以此取文字不辯豈得非愚陳書虞寄傳年數歲客有

名是也造其父者遇寄於門因嘲

之曰郎君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答曰
客大慚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

過使卿復知寒暑
陳書徐陵傳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
常侍使魏魏人投館宴賓是日甚熱

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答
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

大慚何至與駑馬爭路
南史劉式之傳瑤性使氣尚人
後為御史中丞甚得志彈蕭惠

開云非才非望非勲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
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轉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

前孝武初偃為吏部尚書瑤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
祀時偃乘車在前瑤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瑤踣馬及

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
馬何遲曰騏驎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

致千里答曰一蹙自造青雲
按瑤式之子帶二江之雙流
南史謝朓傳朓

常輕祐為人祐嘗詣朏朏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便停祐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祐以為輕已後祐及弟祀

劉泐劉晏俱候朏朏謂祐曰可謂一也生天在前成

佛在後南史謝靈運傳太守孟顛事佛精懇而為靈運

靈運顛深恨此言靈遙遙華胄南史何昌寓傳昌寓後

姓閩求官昌寓謂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大德所以

不德南史荀伯子傳伯子族弟昶字茂祖與伯子絕服

亦用才學自顧昶見釋慧林謂曰昨萬秋對策欲以相

示答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答貧道不能為若先見

而答貧道奴皆能為昶曰此將不傷道德耶非君家阿

答曰

公南史顏延之傳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于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怪之答曰身非三公

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一銅山西傾洛鐘東應南

江祿傳祿先為武寧郡頗有貲產積錢于壁壁為之倒

唯覺逢人南史王惠傳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

惠言一到漑尚有餘臭南史到漑傳歷御史中丞都

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漑輒相執敬容謂人曰

漑忤之如初漑祖彥之初以何無忌諱南史殷淳傳子

擔糞自給故世以為譏云何無忌諱南史殷淳傳子

侍中何勗共食孛羹盡勗云益殷尊羹勗始知隔千里

司空無忌子也孛徐輟筋曰一
御定子史精華
三五

兮共明月

南史謝莊傳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

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帝撫掌

竟元護為雙聲礪礪為墨韻

南史謝莊傳王元護問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墨韻

答曰按王元護垣護之率師北伐敗于礪礪故云

老狗復還

南史王僧達傳何尚之致任復膺朝命于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

獵僧達答曰家養一無處去已

尚之失色放君長東隅應嗜此族

南史王融

傳初為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畧未相識昭畧屢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

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畧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蚧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

居然一
如鷄比鳳

南史王慈傳謝鳳子超宗嘗候僧虔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

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
超宗狼狽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

沙門懺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何以興蔡氏之

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
宗見湯定不可澆雪
南史王瑩傳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懋求

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
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

懋面洞赤惟大
恥愧按懋瑩父
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為黃銅
南史王瑩傳既

為公須開黃閣宅前促欲買南鄰朱侃半宅侃懼見侵
貨得錢百萬瑩乃回閣向東時人為之語曰

若為攸
南史王亮傳累遷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有晉陵令沈嶷之性麤

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違啟代之嘖之快快乃造坐云下
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字當作無骸尊傍

犬為犬傍無骸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示亮不
履下床跌而走嘖之撫掌大笑而去按亮父名攸瘦

已勝肥狂又勝癡南史沈昭畧傳性狂儻不事公卿使

家賓子弟至婁湖苑逢王景文子約張日視之曰汝是
王約耶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畧耶何乃瘦而狂昭

畧撫掌大笑曰——素何王約素汝癡何穢里闕里南史劉繪傳出

有姓賴所居名穢里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
居——此人應聲曰未審孔子何闕而居——繪默然

不答亦無忤亦復奇癡南史齊宗室魚復侯子響傳直

意數其辨速與同行蠻曰殿下癡如雷敢相隨耶可謂連璧南史王
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可謂連璧敬則傳

敬則免官以公領郡後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
司時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

儉曰不意老子
遂與韓非同傳
老子與韓非同傳
見雖復竝坐可橫政

恐陋巷無枕
南史劉之遴傳之遴後牛奔墮車折臂右
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歎曰

豈黥而手乎周捨嘗戲之曰
早母
南史梁宗室推傳
普通六年以王子

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
當以人肝代米
南史

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
焉
傳

傳于時丹陽縣令沈嶢之以清廉抵罪寂之聞之曰清
吏真不可為也政當處季孟之間乎嶢吳興武康人性

疎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
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

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

要人為誰嶢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

御定子史精華
三八

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嶺之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來
不然清名不立 一代鼎臣不可覆餗南史丘靈鞠傳嘗還東詣司徒褚彦
回別彥回不起曰比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有八
脚疾亦是大事公為比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有八
尺圍無一寸腸南史下彬傳孫抱為延陵縣吏詣之抱
書鼓云徒一職形體肥壯腰帶十圍爽故以此激之按
詎央抱善吏職形體肥壯腰帶十圍爽故以此激之按
爽高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一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二

言語部八

詆諧下

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

魏書宗室

葺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高祖遷都葺以

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葺酒雖拜飲而顏

色不泰高祖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為朕笑竟

無不扼腕左右見者

餓虎將軍飢鷹侍中

魏書宗室暉傳

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別
奉旨藏之於櫃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黃門莫有知者
侍中盧昶亦蒙恩賜故時人號曰一
運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
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受
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
魏書宗室欽傳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為子求師師至
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
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一
驢號魏書宗
暉弟坦傲佞兇麤從叔安豐王延明責之曰汝兇悖性
與身而長昔有宋東海王律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
我熟觀汝所作千奴一膽魏書崔元伯傳并州敵數萬
亦恐不免一
等率師討之敗績太宗問羣臣曰敵寇縱暴人衆不少
表等已不能制若不早誅則良民大受其禍今既盛秋

不可為此小盜而復興衆以廢民業將若之何元伯
對曰表等諸軍不為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

息耳敵衆雖盛而無猛健主將所謂一共一也

宜得大將軍為敵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

討之賊聞之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號脫

為威猛敵人畏服諸將莫及太宗從之遂平敵寇

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計中書侍郎趙郡李琛

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琛頗忽之叟謂之曰老子今

若相許

盛服璨惕桃弓僕射黃瓠少師世宗幸東宮肅宗幼

然失色

弱祚懷一黃瓠出奉肅宗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

史中尉王顯送相厚齒深為世宗所信祚私事之時

人謗祚者號為

眼如車輪魏書楊大眼傳王肅弟

子秉之初歸國也謂大

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為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

大如黑字魏書宇文忠之傳忠之獵涉文史頗有筆

車輪禮釋褐大學博士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

伯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牛象鬪於江南魏書邢昕

以忠之色黑呼為

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

從事宋遊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所嘲謔所謂之曰世

事同知文學外遊道有慙色與和中以本官副李象

使於蕭衍所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蹠者謂之

世事同知文學外見大夏初成鷲雀相賀北齊

書盧文偉傳詢祖初襲爵封大夏男有宿德朝士謂

之曰應聲答曰且得按詢祖文

偉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北齊書盧文偉傳子

詢祖邢邵曾戲曰卿

子

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
初聞此言實懷恐懼

甚重其棘刺應自足何假外求北齊書孫奉傳嘗服

曰卿坐者皆笑共車千秋分一字北齊書李

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
繪曰兄所出雖連當

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北齊書王晞傳嘗詣晉祠賦

連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閣祭酒盧
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緩

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已在三之義頓居

其兩北齊書徐之才傳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
尤好劇談瑋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

戲之才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加頸足而為馬施角

又為汝公

尾而為羊北齊書徐之才傳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註近

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即答云卿姓在亡為虐在邱為虛生男則為虜養馬則為驢生

男則為虜養馬則為驢上用人似貧士市瓜

北齊書楊愔傳典選

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為己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

其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單稱姓或單稱

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

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

果自不虛又令吏人唱名誤以虛士深為漫漢果自不

士深士深自言愔曰虛郎玉潤所以從玉漫漢果自不

虛

見上

盧郎玉潤所以從玉

見上

驚蛺蝶

北齊書

魏收傳

收

昔在洛京輕薄尤

其人號云魏收

魏收

文襄

曾遊東山

令給事黃門侍

郎顯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使氣卿須出其短往復數

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惜從容曰我綽有餘

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

蛺蝶也文襄先

思魏衰收顏巖腥瘦

北齊書魏收傳收

知之大笑稱善

以雙聲嘲收曰

羊頤狗頰頭團鼻平飯房苓籠著孔嘲

打其辯捷不拘

是誰所生

若白擲劇飲甚得師風

北齊書元文遙傳子行恭少頗

是文遙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

然

克荷堂構而白擲

劇飲亦天性所得

老馬十歲猶號驕駒一妻耳順尚稱

然

克荷堂構而白擲

劇飲亦天性所得

老馬十歲猶號驕駒

一妻耳順尚稱

然

克荷堂構而白擲

劇飲亦天性所得

老馬十歲猶號驕駒

一妻耳順尚稱

然

克荷堂構而白擲

劇飲亦天性所得

老馬十歲猶號驕駒

一妻耳順尚稱

然

克荷堂構而白擲

劇飲亦天性所得

老馬十歲猶號驕駒

一妻耳順尚稱

然

克荷堂構而白擲

劇飲亦天性所得

老馬十歲猶號驕駒

一妻耳順尚稱

然

克荷堂構而白擲

劇飲亦天性所得

老馬十歲猶號驕駒

一妻耳順尚稱

然

克荷堂構而白擲

劇飲亦天性所得

老馬十歲猶號驕駒

一妻耳順尚稱

然

克荷堂構而白擲

劇飲亦天性所得

老馬十歲猶號驕駒

一妻耳順尚稱

然

克荷堂構而白擲

劇飲亦天性所得

老馬十歲猶號驕駒

一妻耳順尚稱

然

克荷堂構而白擲

劇飲亦天性所得

老馬十歲猶號驕駒

一妻耳順尚稱

然

克荷堂構而白擲

劇飲亦天性所得

老馬十歲猶號驕駒

一妻耳順尚稱

然

克荷堂構而白擲

劇飲亦天性所得

老馬十歲猶號驕駒

一妻耳順尚稱

一妻耳順尚稱

然

克荷堂構而白擲

劇飲亦天性所得

老馬十歲猶號驕駒

一妻耳順尚稱

然

克荷堂構而白擲

劇飲亦天性所得

老馬十歲猶號驕駒

一妻耳順尚稱

然

然

克荷堂構而白擲

劇飲亦天性所得

老馬十歲猶號驕駒

一妻耳順尚稱

然

克荷堂構而白擲

劇飲亦天性所得

老馬十歲猶號驕駒

一妻耳順尚稱

然

克荷堂構而白擲

劇飲亦天性所得

老馬十歲猶號驕駒

一妻耳順尚稱

然

克荷堂構而白擲

劇飲亦天性所得

老馬十歲猶號驕駒

一妻耳順尚稱

然

克荷堂構而白擲

劇飲亦天性所得

老馬十歲猶號驕駒

老馬十歲猶號驕駒

一妻耳順尚稱

然

克荷堂構而白擲

劇飲亦天性所得

老馬十歲猶號驕駒

一妻耳順尚稱

然

克荷堂構而白擲

劇飲亦天性所得

老馬十歲猶號驕駒

一妻耳順尚稱

一妻耳順尚稱

然

克荷堂構而白擲

劇飲亦天性所得

老馬十歲猶號驕駒

一妻耳順尚稱

然

克荷堂構而白擲

劇飲亦天性所得

老馬十歲猶號驕駒

一妻耳順尚稱

然

娘子

北齊書祖珽傳所乘老馬常稱騶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卑狎於衆

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

應急像

北齊

書封述傳前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為娶隴西李士元女

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達速忽取供養像對士元

打像作誓士元笑曰封公何學步邯鄲

處常得誓士元笑曰封公何學步邯鄲

繆命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判定六體

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遊等

翕然竝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慙恨形於言

色後知好尚難反亦攻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

謂之

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何為謗經周

蕭答傳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容止詳雅以府僚隨答

歷黃門散騎列卿後至度支尚書如周面狹長以法華

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嘗戲之曰卿

躡踏自陳不謗答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

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蘇夔無父隋書蘇夔

經政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蘇夔無父傳起家太

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威二柳俱摧孤楊獨

曰楊素無兒一按威夔父

聳隋書柳機傳初機在周與族人文成公昂俱歷顯要

及此機昂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上賜

宴素戲機曰一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

一坐皆歡笑機竟無言

隋書柳昂傳子調起家秘書郎尋轉侍御史左僕射楊

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一

惟堪啗飯宰相賀若弼傳上謂之曰我以高頻楊素為

日之夕矣

隋書陸爽傳同郡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

性滑稽尤辨俊舉秀才為儒林郎通說不持

威儀好為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
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宏退朝白謂素曰素曰素
大笑曰以我為麥豆不殊隋書麥鐵杖傳考功郎竇威
牛羊下來邪

對曰一一一一一那忽相怪威報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
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為敏慧

隋書周羅暉傳除太子左衛率信任逾重時參宴席陳
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後也都官尚書

孔範對曰周羅暉執筆製詩一一一戴帽錫隋書梁彥光
自是益見親

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化秦課
連最為天下第一及居相如部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

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化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
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

為一一一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
取採請復為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答隆

王皓傳嘗從文宣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侯為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為司徒掾在府聽午鼓蹀躞待去羣寮潮之曰王七思歸何太疾季高曰

浪遊逸於是喧笑季高不復得言似疥駱駝北史劉晝傳舉秀才

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乃歎儒者勞而寡功曾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四大翅帽大展州將初臨輒服以

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屐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潛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漢體復躡屐而去冀州人為之語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履季洛姬肚謂之

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

也洛姬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舊唐書劉洎傳

婦人也書无善飛白嘗宴三品已上於元武門帝操筆作飛白

字賜羣臣或乘酒爭取於帝手洎登御座引手得之皆

奏曰洎登御牀罪當死請付法帝笑而左相宣威沙漠

言曰

右相馳譽丹青舊唐書閻立本傳及為右相與左相姜

立本惟善於圖畫非宰輔之器故時人以千石豈能反

字文為語曰

舊唐書李昭德傳時朝廷諛佞者多獲進用故幸恩者

事無大小但近諂諛皆獲進見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

數點赤詣闕輒進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

進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一盡一耶左

右皆蘇模稜舊唐書蘇味道傳味道善敷奏多識臺閣

笑蘇模稜故事然而前後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

發明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嘗謂人曰處事不欲
決斷明白若有錯悞必貽咎譴但摸稜以持兩端可矣
時人由是號隨駕隱士舊唐書盧藏用傳初隱居之時
有貞儉之操往來於少室終南

二山時人稱為一及登朝趙起詭婦翁與女婿
佞專事權貴奢靡淫縱以此獲譏於世

非天子賜學士舊唐書張洎傳嘗賜珍玩不可勝數時
兄均亦供奉翰林院常以所賜示均均

戲謂洎曰此一也伴食宰相舊唐書盧懷慎傳懷
慎與紫微令姚崇對

掌樞密懷慎自以為吏道不及崇每臘月瑞雷舊唐書
王求禮

傳時三月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為瑞草表將賀求
禮止之曰宰相調燮陰陽而致雪降暮春災也安得為

瑞如三月雪為瑞雪則一雷火迫鄴侯舊唐書姚合
言傳朱泚既

亦一也舉朝嗤笑以為口實

僭號令言與源休爭功令言自比蕭何源休曰帷幄之謀成秦之業無出子之右者吾比蕭何無讓子當曹參

可矣時朝士在賊廷者聞之嘖嘖翁舊唐書竇鞏傳性溫雅多不能持論

皆笑謂源休為霖何甚舊唐書豆盧瑑傳與

士友言議之際叻動而不霖何甚舊唐書崔沆同日

發白居易等目為霖何甚舊唐書崔沆同日

拜平章事宣制日大風雷雨拔樹左丞韋蟾與瑑善往

賀之言及雷雨之異蟾曰此應相公為霖作解之祥也

瑑笑答曰耶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舊唐書鄭縈傳

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歇後體光化初昭宗還宮庶政未愜縈每形於詩什而朝之中人或誦其語於上前昭宗見其激訐謂有蘊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縈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縈笑而問之曰諸君大悞俾天下人並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特恩來日制下抗其手曰萬一如

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親賓來賀搔首
言曰
傳孝忠兩眼看

天姜師度一心穿地
舊唐書姜師度傳師度既好溝洫
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

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傅孝忠善占星緯時人為之語
曰
傳之以為口實

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
舊唐書王宏義傳宏義
常於鄉里傍舍求瓜主

恠之宏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兔縣官命人捕逐斯須
園苗盡矣內史李昭德曰
官命人捕逐斯須

四其御史
舊唐書郭霸傳天授二年自宋州寧陵丞
應革命舉拜左臺監察御史如意元年除

左臺殿中侍御史長壽二年右臺侍御史初舉集召見
於則天前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

其肉飲其血絕其髓則天悅
故拜焉時入號為
油衣以瓦為之必不漏
舊唐

書谷那律傳貞觀中從太宗出獵在塗遇雨因問
若為得不漏那律曰能

不為畋獵曲如鈞例封侯唐書崔善傳擢累尚書左丞

太宗悅用清察稱諸曹史惡之以其

短而偃嘲曰胡頭應祝唐書楊元琰傳敬暉等為武

詭計請祝髮事浮屠悉還官封中宗不許終南捷徑書

暉聞尚戲曰以多鬣似胡云

虛藏用傳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
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

藏用非其家奴何郎之云唐書宋璟傳是時朝廷以易

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奈何謂五郎為適從

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

何處來唐書武儒衡傳遷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知

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

扇曰—————遠集於此一生皆爾非羸角者奚用
失色然以疾惡大分明終不至大任

觸吾藩

唐書楊收傳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
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

至壓敗其藩收嘲

之曰———切當率類此

棄蘇合之丸取蜣螂之

轉五代史唐臣傳韋說豆盧革罷相任園與安重誨鄭

珣孔循議擇當為相者園意屬李琪而珣循雅不欲

琪為相謂太常卿崔協可園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
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協如

———而———

并禁月明

五代史雜傳李茂貞居
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

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榨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
可為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茂貞笑而不

怒三不開

五代史雜傳馬允孫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
為———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

事不開門以佛佞公耶公佞佛耶五代史雜傳馬允孫既學韓愈為文故多

斥浮屠氏之說及罷歸乃反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行於世時人謂之曰佞清泰不微乃來佞佛清泰廢帝年

號也人有戲允孫曰公素慕韓愈為人而常誦博奕之論今反佞佛是

佛佞我也時生不能言死而後語五代史雜傳馬允孫卒後其家婢有為允

孫語者初崔協為明宗相任位無所發明既死而有降語其家允孫又然時人嘲之曰

遺下兔園冊五代史雜傳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

贊與劉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為岳曰

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世修降表李家五代史後蜀世家孟昶命

聞之大怒徒岳秘書監

李昊草表以降初莫事王衍為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為草降表至是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門曰

世豈乏賢

五代史楚世家馬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雞蒸之乃日烹五十鷄以供膳葬殷上潢

希聲不入泣頓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王當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

代宋史王景傳子廷審性驕傲好夸誕每言我瞎膀宋史

陳思讓傳若杜多誕妄寡學術當時以第二人及第者為勝眼若杜素無文故目為

牛及鐵冠安在

宋史雷德驥傳曾孫簡夫始起隱者出入乘牛冠鐵冠自號山長關中用兵以

口舌押闔公卿既任自奉稍驕侈駟御服飾無口匏宋史

李沆傳沆為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以手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為

搏得狀元

宋史王嗣宗傳種放得告歸山嗣宗怒以語譏放

放曰君

武殿搏趙昌言帽擢首科故放及之

三旨相公

宋史王珪傳珪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

道諛將順當時目為旨退熱熱顏回宋史陳繹傳繹為

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也熱熱顏回宋史陸佃傳遷吏

與貌違暮年繆為敦朴之佞史謗書宋史陸佃傳遷吏

狀好事者目為一官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多

宗實錄徒禮部數與史官蓋一也佃曰盡用

是安石為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一也佃曰盡用

君意豈非滿朝歡宋史章鑑傳鑑在朝日號寬厚然與

近貴為賸攀龍作孽宋史聶崇義傳河南洛陽人郭忠

能為詩聊以一聯奉答即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

蓋因其名以嘲之忠恕大慚人許有三耳畜二心見執其機捷而不失正真儒者之戲云

挺為降王長宋史南漢世家太宗將討晉陽召近臣宴

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一諸國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

諧皆此司空滿川太保徧地宋史湖南周氏世家周行

太保一日謂仲雅曰吾奄有湖湘兵彊俗阜四鄰其懼我乎仲雅曰公部內一吾奄有湖湘兵彊俗阜四鄰其懼

達不雙陸休癡史伶官傳上嘗與太弟重元狎昵宴

縱不法又因雙陸賭以居民城邑帝屢不競前後已憤數城一日復博羅衣輕指其局曰一帝屢不競前後已憤

文攀人

金史趙秉文傳明昌六年入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

可大用章宗召問言頗差異於是命知大興府事內族

膏等鞠之秉文初不肯言詰其僕歷數交游者秉文乃

曰勿欲上言嘗與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

鄭道高庭筠等皆下獄決罰有差當時為

之此曰古有不坐今有未文一坐是久廢老親之腹非唐

園唯菜是盛極寬鹽鐵論丞相史曰孝莫大以天下一

大夫次也夫以家人言之有賢子者當路於世者高堂

遶宇安車大馬衣輕煖食甘義無厭者褐衣皮冠窮居

陋巷有旦無暮食葺糲者葷茹臙臙而後見肉審以

親雖欲以禮貪於春夏廉於秋冬王充論衡蟲之生也

非其貴也必依溫濕溫濕之氣

常在春夏秋冬之氣寒而乾燥蟲未曾生若以蟲生罪鄉部吏是則鄉部吏

以秋冬署蒙長如莢英壽如朝生王充論衡如以上世

伯夷之舉矣如朝生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為人時長可如防風之

君色如宋朝壽如彭祖乎從當今至千世之後人可

母色如嫫母作閨態黃憲天祿閣外史關外鳥雀皆

聞下勿擊柝示以懈禁徵君鼓琴帳中司馬龍唯靈星

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應邵風俗通俗說縣令問主簿

曰也殺朔若死此為不驗以其有驗殺亦不死張華博物志君山有道與吳包山潛通上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死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

至君山得酒欲飲之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視之因飲
致盡帝欲殺之朔乃曰

乃赦之
東方牧犢兒
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

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珍玩之物
化為土惠王怒羣臣賀曰天奉我矣王將得蜀土地惠

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有養卒百
人蜀人悅之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

既不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
墮其雲霧中

劉義慶世說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
載去劉謂王曰淵源真可王曰卿故

狐劉義慶世說干寶向劉真長叙其
未聞巢由買山而

隱劉義慶世說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
處為遠志出為

小草

劉義慶世說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為桓公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

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生應聲答曰此甚易解一則一

則一則一謝甚有媿色桓公目謝羊公鶴劉義慶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欣然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

遂名之為一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甄斃而不肯舞故稱比之

在荆棘中觸地挂閱劉義慶世說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

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西戎其屋劉義慶世說東府客館是

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如從屋漏中來劉義慶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

慶世說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稱樂大早絕

恒曰天甚晴朗祖參軍

鼎系鄴道元水經注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

憲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得所謂鼎伏也亦云系而漏

行之未出龍齒齧斷其系故語曰

卮楊街之洛陽伽藍記京師士子見肅博士買驢書券

一飲一斗號為

三紙未有驢字顏氏家訓下諺云

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既不識其父澣又飄颺其

母顏氏家訓梁世費旭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澣詩云飄

何劉沈謝暗中摸索亦可識劉鍊隋唐嘉話許敬宗性

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

不聽曰卿自難識若遇——為賢等報讐劉餗隋唐嘉話許高陽敬

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議諡曰

繆昂子彥伯於象中將擊之表曰今——何為

反怒彥伯扶風馬隴西牛張鷟朝野僉載隋牛宏為吏部侍郎有選人馬敬者形貌

最陋宏輕之側臥食果子嘲敬曰嘗聞——謂言天

上下今見扶風馬得驢亦不假故應聲曰嘗聞——

千石不用鞫今見隴西牛臥鳩集鳳池張鷟朝野僉載

地打草頭宏驚起遂與官鳩集鳳池唐王及善才行

庸猥風神鈍濁為內史時人號為——俄遷文昌

右相無他政但不許令史雙驢入臺終日迫逐無時暫

舍時人號為驅驢宰相見裴郎中來元齡不死劉肅大

驅驢宰相驅驢宰相上見裴郎中來元齡不死唐新語

裴元本好諧謔為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元齡疾甚省

郎將問疾元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矣何須問

御定子史精華 十五

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候元齡醜面尚為宰相獠面

何廢聰明

時劉肅大唐新語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

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

忽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則為松樹無忌連問之曰吾

所倚者何樹嘉隱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

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兒

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又應聲曰活剝王昌齡

生吞郭正一

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

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偷名士文章乃為詩曰生情鏤

月成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時來好

取洛川歸人謂之諺曰

卷耳后妃之德

高擇羣居解頤韋慶本女

選為妃詣明堂欲謝而慶本兩耳先奉朝士多呼為卷
耳時長安令杜松壽見慶本而賀之因曰僕固知足下
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藝眉有驗然後藝

撲其耳而卷之曰

也

鬚段成式酉陽雜俎北齊李庶無鬚時人呼為天閣博
陵崔謔暹之兄也嘗調之曰何不以錐刺頤作數十

孔拔左右好鬚者我之庶曰持此還施貴族大王

世充小竇建德

趙璘因話錄周愿常奉使魏州節度使
田季安引之連轡路周一驢極肥季安

指示愿曰此物不好戲笑時愿知江西鹽鐵留後事將

尚書選性嚴毅不好戲笑時愿知江西鹽鐵留後事將

至季公戒從事曰周生好諧謔忝僭無禮幸諸賢稍莊

以待之及愿至數燕季公寒溫外不與之言周亦無由

得發一日餼親賓愿亦預焉季公有故人子弟來投落
拓不事季公遍問舊時別墅及家童有技者圖書有名

者悉云賣却李賁曰郎君未官家貧產業從賣何至賣及書籍古畫惆悵久之復問曰有一本虞永興手寫尚

書此猶在否其人漸懼不敢言賁云暫將典錢愿忽言

曰尚書大屯李公志却先拒其談諧之事遂問曰尚書

何屯愿曰已遭堯典舜典又被此兒郎尚書大屯見待

典李公興怒之意大開自此更不拒周尚書大屯上待

闕駕齋社馮贊雲仙雜記朱子春未婚先開房室惟三

鹿郡公馮贊雲仙雜記表利見為性頑獷方棠謂頑石

處上巨鼈戴之王定保撫言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末

曰昨以人數擠排深慚名第奉免焉得首冠愁殺昌圖

之語肇曰
王定保撫言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大盛奏請進士
並乘驢鄭光業軀幹偉大或嘲曰今年教下盡騎驢短

轡長鞞滿九衢清瘦兒郎莫倚柂
王定保撫言令狐趙猶自可就中一鄭一

燕公行令曰上水船底破好看客
王定保立祐曰上水船底破好看客一須好問頭

祐憶柘枝詩曰鴛鴦綉帶拋何處
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呼為一祐曰明公亦有目連經長恨詞云上窮

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目連經
王定保不見此不是目連訪母耶目連經上眼中安障王定保

干唇缺性好侮人嘗與龍邱李主簿
同酌李日有翳干改令譏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着

籬未見一見一李答曰措大喫酒點鹽
下口唇開袴人喫酒點鮓只見手臂着欄未見口唇開袴

見渠方宗會宴於曲江醉寢於別榻
衣囊書笥羅列旁上渠方宗會宴於曲江醉寢於別榻

側率皆新飾同年崔昭符鏐之子
因蔑視之亦醉更衣見日休謂其素所熟狎者即固問且欲戲之日休童僕

劇前呼之昭符知日休也曰勿呼之
矣以其橐笥皆皮時人傳之以為口實
雀省子馮

羹給事親仁坊有宅南面山亭尤多養
禽之類極多常遣一家人掌之時人謂之
禿角

犀孫光憲北夢鎖言杜郊公隰司徒佑之
孫父曰從郁
歷遺補畿令隰尚憲宗岐陽公主累居大鎮復居廊

廟無他才未嘗延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
時人號老鼠
為一凡莊藩鎮未嘗斷獄繫囚死而不問

燒尾孫光憲北夢瑣言唐進士宇文翹雖
士族子弟無文
藻酷愛上科有女及笄真國色也朝之令子弟求

之不得時寶璠年逾耳順方謀繼室其兄
諫議巨有氣
焰能為人致登第翹嫁女與璠璠為言之元昆果有所

獲相國韋公誣即其中表甚鄙之因滑臺
杜尚書宅遭
火幾焚神柩家人云老鼠曳火入庫內因而延燎京

兆謂宇文曰魚將化龍雷為燒尾近壯水牛不勝載
日一亦有之事用以譏之
光孫

憲北夢瑣言唐進士曹唐遊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
員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

曹生人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
鶴此際拜見安知
亦恐
其
時人聞而笑

之作脚來未嘗與立行第
孫光憲北夢瑣言薛侍郎未
登第前就肆買鞋鞋主曰秀

士脚第幾對曰與昭緯
也
上得不得懸之又懸
孫光憲
北夢瑣

言道士陳子霄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字文翰郎
中致書戲之曰不知
且怪
雨怕

抽稅不敢入城
鄭文寶江表志申新高嘗因曲宴天久
無雨烈祖曰四郊之外皆言雨足惟都

城百里之地亢旱何也新高云
異日市征之令咸有損除
借大鵬
鄭文寶
南唐近

事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偉飲啗
酒肉有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躁於冲舉魏王之鎮

潯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憇於道館迴翔嘹唳若
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謂當赴
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其載毛傷
背折血洒庭除抑按久之是夕皆斃翌日馴養者詰知
其狀訴於公府王不之罪處士陳沆聞之為絕句以諷
云啗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
力傳語麻說法馬留李昌齡樂善錄王景亮與隣里仕
姑一說一說法馬留族浮薄子數人結為一社純事嘲
誚士大夫無問賢否一經諸人之目無有不被不雅之
名者嘗號其里為豬嘴關元祐間呂惠卿察訪東京呂
天姿清瘦每說話輒以雙手指畫社人目為一
時邵堯以上殿泄氣出知東平邵高鼻團鬚髯社人目
為泄氣師子王景亮又從而轉為七字對曰說法馬留
為察訪泄氣師子作知州惠卿大街之因諷郵使者發
以他事舉社皆齏粉矣蓋口之為業非獨洩氣師子見
發人陰私敗人成事賈憎飲怨禍亦及之

生張八執魏三

彭乘墨客揮犀忠愍鎮北都召野生門下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硬士人

謂之一因府會忠愍令乞詩於野野贈之詩曰君

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一莫怪樽前無笑語半

生半熟屢遊相鬚曾經御覽彭乘墨客揮犀荆公禹玉

未相諳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風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

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風之功公曰如何禹玉

笑而應曰荆公亦為之解頤苑中獅子員外郎彭乘墨客揮犀石參政中立性滑稽天禧

給羊肉十五觔嘗率同列往觀或曰彼獸也給羊肉乃爾吾輩忝預郎曹日不過數觔人翻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一天生黑於子澡豆其如子

何彭乘墨客揮犀王荆公患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

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公曰

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鰲黑門人憂

之以問醫人曰此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龜鶴夫妻江

公洗面公曰

復隣幾雜志田元鈞狹而長魚軒富彥國女王琪望月

第澗而短在館中石曼卿目之為

叫三聲歐陽修歸田錄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

罷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

最為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為牛琪瘦骨立亢目為猴二

人以此日相譏詰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盛肥丁

字亢應聲曰

瘦梅香竇臭歐陽修歸田錄盛文肅公豐肌大腹而眉

目清秀丁晉公疎瘦如削二公皆兩浙人

夢溪筆談士人應教文章多用他人議論而混元皇帝
非心得時人為之語曰

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沈括夢溪筆談有一故相速派
在姑蘇有嬉遊書其壁曰大丞

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詭題還魂秀才
其傍曰

方勺泊宅編天禧二年開府解榜出有廖復者被黜率
衆詣鼓院訴有司不公朝廷差錢惟演等重考取已落

者七十餘人復亦預薦時號篤祿學士件作學士方
勺

泊宅編舊制直龍圖閣謂之假龍龍圖閣待制謂之小
龍龍圖直學士謂之大龍龍圖閣學士謂之老龍然帶

此職例呼龍圖近歲本閣學士朝廷尤重之少會除授
有授此職者遂呼龍圖近歲除直祕閣者尤多兩浙市

舶張苑進篤祿香得之時號越州通判魏志崇獲盜黃
朱沖葬事得之號

越州通判魏志崇獲盜黃

烏菖得之鳴鼓兒暗箭子邵博聞見後錄客問劉貢父曰某人有隱過否中司將鳴

鼓而攻之貢父曰中司自可一厚者也老夫崔州為大王

難為一客笑而去滑稽之為厚者也

東都事畧丁謂性儉巧而善談笑在崖州嘗問客天下州郡孰為大客曰京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作崖州

司戶參軍則一能言鴨胡仔茗溪漁隱叢話陸龜蒙

未有一錢看却因養得一驚破王孫金彈丸談苑

云陸龜蒙居笠澤有內養自長安使杭州舟出舍下彈

其一綠頭鴨龜蒙遽從舍出大呼曰此綠頭有異善人

言吾將獻天子今持此死鴨以詣官內養少長宮禁信

然後以金帛遺之因徐問龜蒙曰昌家非類雄名艾氣

此鴨何言龜蒙曰常自呼其名

魏泰東軒筆錄王汾口吃劉放嘗朝之曰恐是一又

疑才不見一唯聞蓋以周昌韓非揚雄鄧艾

皆吃也又嘗同趨朝聞叫班聲汾謂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敏應聲答曰寒食原頭屢見君各以其名為戲也

紫宸殿下頻呼寒食原頭屢見見宋羅江魏泰東軒筆錄慶歷中衛

士有變震驚宮掖尋捕殺之時臺官宋禧上言此蓋平日防閑不至所以致患臣聞蜀有羅江狗赤而尾小者

其儼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卒時謂之御史席平因勅詔獄畢上殿仁宗問其事平曰已

從車邊斤矣時斤車御史上見雌甲辰小戊子魏泰東軒筆錄裴晉

謂之斤車御史上見雌甲辰小戊子魏泰東軒筆錄裴晉

公度與郎中庾威同生於甲辰裴嘗戲威曰郎中乃尚為小官嘗戲龐曰君乃耳後穎公大拜文治

惠致書賀曰今日大戊子却為小戊子矣穎公笑之治淋唯用一味樞密副使魏泰東軒筆錄王文康公苦淋

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欲一疾一杜園賈誼泰魏

東軒筆錄陳繹晚為敦朴之狀時謂之熱熱顏回熙寧

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庭試對策言時事有可痛

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為翰林學士語於衆曰

文仲狂躁真一也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

熱熟顏回合坐大噱繹有慚既為馬嘿豈合驢鳴東軒

色杜園熱熟皆當時鄙語

筆錄劉攽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詼玩屢以犯人熙寧

中為開封府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

卦大象如何劉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也又有請曰

至於八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蓋南苑養馴

象而勝帖之出常在八月九月之間也馬嘿為臺官彈

奏效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聞而歎曰馬嘿為臺官彈

一邊和尚馬令南唐書邊鎬傳鎬性柔懦御下無法初

既而政出多門荏苒無斷人皆失望遂號為邊菩薩但

得人間烟火氣多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孫魴字伯魚性

亂歸江淮魴從之遊故其所吟詩頗有鄭體及吳武王

據有江淮文雅之士駢集遂與沈彬李建勳為詩社彬

好評詩建勳嘗與彬議時魴不在席以魴詩詰之彬曰

此非有風雅製度彬議時魴不在席以魴詩詰之彬曰

曰非有風雅固然而謂得人間烟火氣何耶彬笑曰子

夜坐句云劇多灰雜蒼虬跡坐久烟銷寶鴨香闔座大

笑掉書袋馬令南唐書談諧傳利用性朴鄙顏拘古禮

言必據書史斷章破句以代常談俗謂之孫山外稱公

庭錄吳人孫山滑稽才子也赴舉他郡鄉人託以子借

往鄉人子失意山綴榜末先歸鄉人問其子得失山曰

解名盡處是孫山
愷悌君子澗上丈母
范公稱過庭錄
賢郎更在

以才名稱鄉里家貧與弟同居一日弟忤其意遂捶之
親鄉中唵者目曰

從叔易學文而好刷飾頭面
禪鑽徐度却掃編呂申公
舉止妖嬈目為

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容於是
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

情觀以自售時少室山人
徐度却掃編趙峻字德進宋
人謂之

都城北杜門不交人事有園數畝雜植花木日居其間
鄉人目之為獨樂園然晚復再娶年頗相懸劉侍制器

之戲曰豈謂獨樂園
害脚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
中乃有

妾張邦基墨莊漫錄東坡在黃州陳慥季常在坡亭時
相往來季常喜談養生自謂吐納有所得後季常因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
二十三

病公以書戲之云公養生之效有成績今又亦病彌月

雖使奉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

可謂也前輩相與可謂善謔也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趙德麟侯鯖錄王介甫詭詐不通外除自金陵過揚州

劉原父作守以州郡禮邀之遂留方營妓列庭下介甫

作色不肯就坐原父辨論久之遂去吾從衆趙德麟侯鯖錄東坡

營妓顧介甫曰吾從衆

在維揚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在焉酒半元

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丈世人皆以芾為顛願質之坡

云枝頭乾葉夢得石林燕語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

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者皆有滯留之歎張文潛晁

無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

人除戶部侍郎無咎意以為平緩曰子由由此除不離核

謂如果之粘核者文潛遽曰豈不勝汝手聞者

皆大笑東北有果如李每熟不得摘輒三拗葉夢得石
便禱土人因取藏之謂枝頭乾故云

林燕語祖

宗時執政私第接賓客有數庶官幾不復可進自王荆
公欲廣收人材於是不以品秩高卑皆得進謁然自是

不無黃緣干求之私進見者既不敢廣坐明言其情往
往皆於送客時羅列於廡下以次留身敘陳而退遂以

成風執政既日接客至休日則皆杜門不復通聞吏亦

以勝揭於門曰假日不見客故事見執政皆着鞞不出

笏然客次相與揖則皆用笏京師士人因言廳上不說

話而廡下說話假日不見客而非假日見客堂上不出

笏而客次出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周輝清波

笏謂之雜志蔡卞

之妻王夫人頗知書能詩詞蔡有國事先謀之於私第

然後宣之於廟堂時執政相語曰吾輩每日奉行皆其

咳唾之餘也蔡拜右相家宴張樂伶人揚言曰外傳以

譏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

譏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

譏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

譏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

譏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

譏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

譏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

譏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

譏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

譏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

譏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

譏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

譏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

譏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

譏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

譏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

譏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

譏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

譏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

譏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

譏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

譏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

譏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

譏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

為尋魂見鬼

周輝清波雜志梁普通中晉陵女子錢妙真年十九辭親學道誦黃庭七年積四千

言道成佩白練入洞洞門自啓至是再開輝母舅張守性棄從事郎為黃冠受業茅山崇禧觀師號尋真見素

時山中有一向伴狂言導輝游燕洞且俾窮探以其語素不倫

謝之仍說近入至裏不見仙人對奕以新蓮相啗方徘徊

次忽念恐知宮相尋不覺身從後戶出知宮其師也後

十餘年以度牒寄其姊家飄蕩至今不知蹤跡先人以

其終日浪走若有所營因即其師號戲易曰岳珂程史郭棣帥淮東實築二城

親舊傳帶汁諸葛亮倪從焉余兄周伯吏部時在其幕

府每從東閣游見其論議自負莫敢櫻者一日持扇題

其上曰三顧頻頻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意蓋以孔

明自許竊怪之以為少年戲劇妄標置耳嘉泰開禧間

倪位殿巖賓客日盛相與恣憑真以為臥龍復出遂逢

當軸意以興六月之師吳衡守盱眙過見之於揚倪迎
謂曰君所謂洗脚上船也予生西陲如斜谷祁山皆狹
隘不可守而不可出豈若得平衍夷曠之地掉鞅成大功
顧不快邪陳景俊為隨軍漕先行燕之中席酌酒曰木
牛流馬則以煩公衆咸笑之余至泗正暑見其坐上客
扇果皆有此兩句然後知所聞為不誣也倬既潰於符
離俱又敗於儀真自度不復振對客泣數行時彭法傳
師為法曹好詭遠在坐謂人曰此客泣數行時也傳者
莫不得饒人處且饒人多饒州人時有監察發薦京官
拊掌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滕屠鄭沽
狀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滕屠鄭沽
司者憤然曰然二公資豪邁殊不病其言郡事皆
陸游老學菴筆記王荆公素不樂滕元發鄭毅
夫目為一然二公資豪邁殊不病其言郡事皆
如律令陸游老學菴筆記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
季思佐之皆名俊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

守司馬九作倅想也聞者絕倒視待制如夫人陸游老學菴筆記政和以後斜

封墨敕盛行乃有以寺監長官對者大抵皆以非

道得之晁叔用以謂視待制可對蓋為清議貶

此如從曾相公池中飛過來王明清揮塵後錄毛澤民

肅南遷坐黨與得罪流落久之蔡元度鎮潤州與澤民

俱臨川王氏壻澤民傾心事之惟謹一日家集觀池中

駕鴛元度席上賦詩末句云莫學飢鷹飽便飛澤民即

席和以呈元度曰貪戀恩波未肯飛元度夫人笑曰豈

非遠邪澤民慚不能舉手得巽二勝六力王明清揮塵

章元怪錄載蕭至忠欲出獵羣獸求哀於山神云當令

巽二起風滕六致雨翌日風雨蕭不復出郊建炎中金

寇駐楚泗間時張韓擁兵於高郵敵誓於衆整師大入

二將自料非其敵深以為怯將欲交鋒之際風雨大作

二將自料非其敵深以為怯將欲交鋒之際風雨大作

敵衆辟易散走損折甚多因遂奏凱范師厚直方滑稽
之雄也為參贊軍事笑云焉知張七韓五乃

為之開堂者鶴種梅種瓜皮李皮陳隨隱漫錄林可山

和靖不娶已見梅聖俞序中矣姜石帚朝之曰和靖當
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孫兒若非

搭五體投地一德格天程榮三柳軒雜識沈丞相說

之棲以對又字詩賦齊東野語張延平

聲為節性齋長既又為時中齋長其人眇小而好作為
勤以苛禮律諸生同舍多不平之莆田林叔弓亦輕浮

之士也於是以其名一作各一首嘲之其警聯云

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乏劉義一點之

墨詩警句云中分又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元鬚鬪周
無分人前強出些曲盡形容之妙聞者絕倒

癸辛雜識周益公日記云楊存中人號為一以其多
髯而善逢迎也王梅溪集載劉共甫云范伯達嘗目存
中為髯闍謂形則諸君更送只乞一上牢野錄文瑩續湘山
髯其所為則闍也
公以言事凡三黜初為校理忤章獻太后旨貶倅河中
僚友錢於都門曰此行極光後為司諫因郭后廢率諫
御史伏閣爭之不勝貶睦州僚友又錢於亭曰此行
後為天章閣知開封府撰百官圖進呈丞相怒奏
相者所以器百官今仲淹盡自掄擢安用彼相臣
罷仁宗怒落職貶饒州時親賓故人又錢於郊曰
此行尤先范笑謂送者曰仲淹前後三光矣此
後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 臣 侍 朝

校對官檢討 王坦修

鑒定 李 濟